没有书橱的书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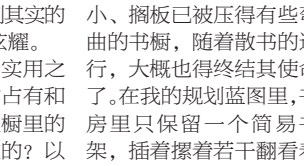
肖振华

知识爆炸的时代，书是越来越多了。看到一个朋友写了篇“散书”，说他的客厅、卧室、阳台里的书橱已经堆放不下，而源源而至的书再也没有栖身之地，于是他开始散书，和许多伴随多年的书籍分手离别了。同样为书所困，我的想法或许比朋友更激进些，我打算连书带橱一起撤掉了。

自小生长在缺乏文化的荒芜时期，没有读上几本像样的书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排队购买了一批名著，视为至宝，放入结婚时定制的玻璃装饰柜，这成了我拥有的第一个书橱。后来住上商品房，卧室、起居室之外，有多余的一间，便自然成了书房，书橱理所当然地成了书房的标配，而且占领了两面墙，几个大书橱柜，被各种门类的书撑得满满当当。那时候拥坐书城，黄卷青灯，感觉美好。当然还有实用功能，如可以随时随意翻阅藏书，可以在书的留白处写笔记、做索引……

直到有一天，突然发现，书橱的门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拉开过；目光掠过一排排熟悉的书脊，也缺少拿来翻动一番的欲望。当然日子还是照常过，书还是照常买、照常读，只是不知不觉地，Kindle、boox max2取代了书橱书柜。细细想来，目光逗留在电子书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纸质书，无纸化、智能化悄悄浸淫到现实生活之中。于是我就在寻思，书房里的书橱还需要吗？

书房里没有书不叫书房，但并非一定有书橱才为书房。古人将书房谓之斋堂室馆、庐阁舍轩，其实并非都是想象得那么高雅。陆游的书房，“并檐开小室，仅可容一几”；归有光的“项脊轩”也小，“室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”，想必他们都左支右绌，没有放置书柜的余地。刘禹锡的陋室，肯定达不到《遵生八笺》对书房“文玩古琴、花瓶鼎炉”的装饰要求。再看当代，莫言的书房“一斗斋”，一张小桌、两张木椅，书架上仅有百余本经典书籍，他认为有这些书足够了；倒是网络写手唐家三少的书房，三面墙都是书柜，而且客厅角落、洗手间的浴池都堆满了书，但放着的全是他自己写的书。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占有、当仁不让的炫耀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少了APP，网络世界寸步难行。

书橱书柜除了实用之外，是会折射一种占有和炫耀心理的，放入橱里的书有多少是翻看过的？以此作为家庭装饰的确实大有人在。多少年前，看到漫画大师华君武的一幅作品：《有书不读，不如画个大书橱》，将这种现象刻画得入木三分。到了今天，市场上书籍已是汗牛充栋，论斤叫卖的吆喝时有所闻，如果不是藏书家的孤本绝版，不是朋友相赠的签名惠存，还有什么炫耀的价值？而真正对书的占有，不是拥有的数量，是读懂领悟其中精华的质量。由此看来，我们对于书橱书柜，大可等同视为一般家庭储藏橱柜，可有可无，因需而设。

其实对于纸质书，最大的困扰是难以承受之重，唐代诗人就有“一囊书重百余斤”的吟咏，现在纸张和装饰质量上去了，一本20万、30万字的书，动辄重达500克，出差旅游带上几本，不知不觉地就超重了；如果搬场搬家，一箱箱的累赘更是令人头痛。相比之下，一个标配8G的kindle，重量仅为200克，可以存放成千上万册书。当然，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阅读体验不同，一些新书或许还没有电子版本，但作为随身携带的读本，或者是偶尔翻阅的藏书，电子阅读器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。

在我书房里占地不小、搁板已被压得有些弯曲的书橱，随着散书的进行，大概也得终结其使命了。在我的规划蓝图里，书房里只保留一个简易书架，插着摞着若干翻看着的纸质书，然后或许放一架钢琴，读书眼倦时，抚琴弄曲，叮叮咚咚的音符便

长途骑游杭城

胡海明

上海到杭州的距离约在180公里，如果自驾走高速，耗时大概两个半小时；如果坐高铁，只需一个小时。

杭州就在“家门口”，可至今我只去过一次，那还是在上世纪的1982年。

那年的七月份，局工会发了一个通知，江西自行车厂生产的“飞鱼”牌自行车为了拓展上海市场，推出一款车身材质是锰钢的26寸男式轻便自行车。更夺人眼球的是，自行车造型时尚，泥板都是用不锈钢做的，不凭票，每台售价156元……

156元，在当时可谓巨款，倘若一次付款，这对当时每月工资只有17元8角4分的学徒工来说是绝对买不起的。厂方或许想到了这一点，采取当时来说是很创新的销售方式——分期付款：每个月只需从工资里扣8元钱，扣完为止。这种付款方式很吸引我们这些“快乐的单身汉”，购买一下子起了蓬头。我们科室一共买了三辆，骑在灰头土脸的大街上，颜值绝对爆表。

同事“小白脸”倡议，何不骑着擦刮里新的自行车去趟杭州？“小白脸”的倡议立马得到“阿胡子”的响应。同事们知道我们仨想骑着自行车去杭州，首先对我的体能产生了怀疑。我那年19岁，1米71的身高，体重却只有45公斤，是正宗的“排骨”……“小白脸”见我迟疑不决，便猴急地问我：“侬讲呀，行不行？”兴许是年少气盛，我眉毛一抬，腔势十足地讲了句：“去！”

那天早上四点多，我们从西渡摆渡到奉贤，然后沿着沪杭公路一路骑行。

刚开始时，三个人还有说有笑，可渐渐地都鸦雀无声。骑到嘉善的时候，我感到腿胀屁股痛，甚至有点后悔当初的鲁莽……到达杭州火车站，已是晚上九点多。我们找了家一个晚上只要五毛钱、设施很简陋的客栈安顿下来。虽然饥肠辘辘，但那时没有夜排档，昏暗破旧的大街上，店铺老早就竖起了排门板，我们只能喝点冷水权当夜宵了……

翌日，睡了一夜的我们总算缓过劲来，可屁股一碰座椅还是疼得难受。我们骑着款式新颖、锃光瓦亮的自行车穿行在杭州的大街小巷上，分明能感受到杭州人民对这辆自行车的关注度。现在想想，这不就是流动广告的雏形吗？

我们骑车游览了西湖、雷峰塔、灵隐寺、六和塔等知名景点，最后一天去了北高峰。北高峰海拔很高，那时没有索道，游客都是走上去的。因为曲折盘升，坡度较高，骑上去非常费劲，所以我们只能推着自行车负重前行。

经过艰难跋涉，我们来到峰顶。登高望远，云山环绕，西湖盛景、钱江雄姿尽收眼底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虽然艰辛，但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的快乐才是真正难得的。

下山时，“小白脸”和“阿胡子”骑在自行车上一路疾速滑行到了山下。我胆小，本想推着自行车下山的，但看到他们像一支射出的箭，很快到了山下，我心里痒痒的。我的左脚踩在踏板上，右脚悬着，双手攥住车龙头，嗖地俯冲下去。由于加速度的缘故，车速越来越快，山下的“小白脸”似乎看到了险情，高声叫道“快刹车、快刹车”……我赶紧急刹车，可飞驰的自行车像匹脱缰的野马。我因为猛按刹车，有两次差点翻车……快到山下时，我果断跳下车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倒，此刻距离山崖只有五十多米的距离……

我瘫坐在地上，许久不能站起。回到上海，这段骑行经历让同事们刮目相看，但那段“险情”至今想起还感到后怕。

八角金盘

蒋鸣鸣

大约2006年吧，我所在开发区修建从市内连通北二环线、九华大道、上瑞高速的富州路。路修一半，着手考虑绿化隔离带设计、建造。为开阔眼界，我们决定赴纬度相近的杭州城实地取经。

一行数人刚下火车换乘中巴进“人间天堂”，途经杭州大桥底部时，我忽然望见桥墩四周浮现出众多巴掌形状的翠绿色植物，叶片肥大且天然裂开，形成七八个尖尖角，叶形优美。我一时惊喜，目不转睛，人也好似沉浸于青绿色梦境中。设计院任工见我紧盯窗外，调侃我是否观赏美女。我指指这一簇簇一丛丛、紧密挨着的掌形物，问她是啥植物？“哦”，她微微笑道：“八角金盘。该物喜阴耐湿，不耐干旱，也仿佛久病初愈之人，害怕骄阳曝晒。空旷地带一般不宜栽种，多植于桥底或伞状大树下，以及其他遮挡强光之处，如门旁、窗台、室内等。”我说：“湘潭好像没有，若引入富州路绿化隔离带，成活下来，不失为一种新颖植被。”“好呀！”她高兴地道：“其花语是‘八方来财’，预示开发区财源广进、前程美好。”

借着这番吉祥语和“八角金盘”的独特形象，富州路旁众多树下植上了八角金盘。

道路竣工前夕，市主要领导前来视察。他一路观看一路微笑。是啊，富州路位于市区东大门，系入城头张脸面。突然，该领导停住脚步，眼光盯住一株樟树底下，仿佛发现了“新大陆”。我顺其目光一看，哟，树下冒出一丛丛的八角金盘。看样子，他跟我抵达杭州大桥时一样，对其生发出兴趣。果然，他抬头询问周边人：“此系何种植物？”众人齐将目光投向我。我从容答道：“八角金盘，湘潭罕见。”他说：“是吗？我也头回遇到。”见他如此关注，我将从任工口中学到的知识，鹦鹉学舌般地贩卖一通。他边听边朝我频频颔首。我想，该领导是位有心人吧？否则，主政一市之人，工作千头万绪，哪来闲情逸致对一种普通植物如此饶有兴趣呢？

几年后的某天，我路过白石公园，瞧见鹅卵石道旁枝繁叶茂的树下，八角金盘浓绿光亮，连成一片。后来，我于本市的其他公园、街旁树下，乃至小区之中，多次目睹此物。看来，它已大面积地在本城“安营扎寨”。

再度忆起八角金盘，是去年某天。

其时，我校阅一份付印杂志，文中有“八角金盆”一词。作者居然心鸷八极、浮想连翩，“盆”“盘”互换。然而互换得有道理，至少读者能整明白，乃至于会心一笑，如小朋友，有人故意写成“小盆友”，虽不无调侃，但究系同音假借，如古文中之通假字，没觉哪儿不对劲，说不准脑海中还会浮现孩童的天真烂漫。而“盘”“盆”那般读音、形状风马牛不相及，绝不能随意混用。

汉语够丰富了，莫再张冠李戴。我毫不犹豫地将“盆”改回“盘”。

初冬

陈连官

立冬之后，从气象学上断季，江南便进入了初冬。但江南的风景，人们还是视作深秋。落叶或“一叶知秋”成了江南秋冬之间，人们最具象的怀恋。

这秋冬之间，各色人等有了丰富的想象。诗人的秋词凄婉缠绵，画家的秋景恋着山水。有人说听到了落叶纷飞的声响，也有人说看到了秋深的浓重。其实，这都是一种情绪的流淌，将每个季节轮回，赋予了哲理的思想。

初冬的诗文都有唐诗宋词的存录，读诗也好，颂词也罢，画家的笔落下了一地的浓墨重彩。文人骚客们在秋冬之间的粉墨登场，抒写和笔染出一篇又一篇的文字画像，或断章，或分行；或重彩，或淡妆。

江南的初冬，人们是不大在意的。那薄雾中的露霜，人们不以为意地擦去了车窗前的遮盖，一片清凉中，驰向要去的所在，不一定是远方。

初冬的雨水少了些，初冬的风仍有深秋的柔和。初冬农人的田垄，仍有清清的绿，即便有些暗霜，阳光一开，普照天下了。

初冬，是一季寒冷的前奏；这初冬，微寒有暖。

不妨试试“陪护者”互助

陈祖龙

灯花

未曾身临其境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医院陪护者的苦恼。『住院无陪护』这一模式由试点到全面实施的过程是漫长的。笔者以为，在目前情况下，陪护者之间可互济互助，轮流由一位陪护者护理同一病房内病情相对稳定的数位病人，以换得其余陪护者有较多的休息时间。

这种做法是可行的。首先，陪护者的主要任务是侍奉病人打吊针、服药、上厕所及料理日常生活起居等，闲暇时间很多，一位陪护者同时照料数位病人绝无问题。其次，在病房陪护旷日持久，陪护者与其他陪护者、病人彼此都已熟悉了解，这一优势是雇佣的。第三，同一病房病人的病史、病情往往大体相似，护理中有相通之处，易收事半功倍效果。

万一病人出现紧急状况怎么办？不难对付：一来有医生会紧急处置；二来通讯发达，一个电话，家属须臾赶到，不会误事。

冬夜茶意起

汪 洁

七夕会

初冬，夜悄悄而来，良夜如水，佳期如梦，凡心求璞欲返，求真欲归。

将目光从窗外的世界收回，案几上，青瓷热水壶溢出热烈的水汽，红木深纹的茶盘欲呼至友，拿出珍爱的紫砂茶具，怜香般地捡拾茶罐里一枚枚钟意的茶叶入壶，待沸水冷静许久，再烫贴茶壶、公平杯和浅口茶杯，老友们又相聚在一起，洗茶，观色，闻香，品味，然后一吟三叹，茶如佳侣，亦随风伴云，尤其是在这么难得的夜里。每当体乏困顿或心存杂念，都会寻茶平心。不知是心的起意还是茶的功劳，几杯香茶入口，就慢慢地安神定心了。茶道的过程，令人拥有一种特别的轻柔和温情。

雅玩

泱泱中华茶文化，传承至今，只触到一些皮毛，如愿学茶拜道，恐怕再去读个研究生也不为过。多年前某个清明，在父母家第一次饮到碧水中青绿的西湖龙井，就如初恋般地爱上了。茶汤色清爽，茶叶形可爱，而茶味更是清甘微苦，芳香四溢。父亲说：“这龙井还只是一级品，真正特级品，常人是难以有福享用的，往往每年清明前采摘的茶叶嫩尖是最上品的，但产量甚少。”一旦爱起，终至执迷不悔。以后的人生风云，总有茶牵的山水相伴。

产茶之乡，山秀水灵之境也。一方山水不仅孕育一方人杰，也蕴化一方茶的品质。如果把不同地域的茶种比喻为人，那杭州的西湖龙井宛如身披翠绿莎华的女子，小家碧玉，清丽婉约；六安的六安瓜片犹似内敛耿直的男子，爽朗真性，涤荡肺腑；福建安溪的铁观音就像经历坎坷的人，华贵微凄，矜持仙立；云南的老树普洱更如深沉古朴的老者，温和泛韵，谦恭弥珍。

冬夜，捧起闻香杯，殊馥生回忆，啜饮好茶，顿觉心怒放，眼前金光无边。即诗曰：“云蒸风煮日复日，花香叶馥季连季，执念茶情无悔意，沉浸味境不曾离。”

曾经，在春季明前，探访过龙井乡的山丘茶园，层层的丘峰连绵叠绿，云雾缭绕，采茶的茶娘，头戴斗笠，身着围裙，唱着采茶歌，辛勤地采摘着最初的明前新茶。踱进农舍闲坐望野，品尝到上品的龙井茶，知觉是那样的幽渺纯净。又时，在春末夏初，约会在茶花盛开的古城大理，风花雪月扑面而来。踏进道边茶铺，茶台前的茶香阵阵飘来，热情的主人，好客地捧上香茶，一饮已欲罢不能，齿颊留香的是淳琛滑味的勐海茶厂的普洱，愈饮愈回味。主人说这茶是前不久刚去山上收的，产量极少，物以稀为贵了。坐在这里，时光仿佛停驻，享受着普洱的香气连同古城的一米阳光，分明有穿越的心情，似看古人煮茶吟诗之兴，庆幸人生旅途在这里停留。

好茶必要好茶具配，而讲到茶艺茶具当数江苏宜兴紫砂壶。用真正的紫砂泥制作的紫砂壶煮茶泡茶，茶与壶相提携，茶的意和味更浓郁，更芳香。本人的一位挚友相送的爱壶，壶身刻的“洁性不可污，为饮涤尘烦”几字，甚是喜欢，每每用来沏茶，不仅把香，而且握爱，一片冰心，惜意悟义。

水清无杂，酒迷易醉，而茶刚好，浓淡适宜。茶刚好，好就好在耐久难得，好就好在即使成瘾也不伤身、伤心，不必戒之。

冬夜，品茗，“兼然幽心处，院里满茶烟。”人生跋涉中，憧憬那有茶味的生活，感悟生命的曾经是多么的富有，理解回味的分量是多么宝贵，如茶。继续朝前走，风景，喜好，温馨的心意，灿烂的笑颜，思念的绵延，因茶。茶的意，是色、香、味，是一种人生细细品的真、情、美。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有时想来是这样的，沧海会褪了颜色，巫山缠绕着落幕，而人生的茶味，却是越久越浓，越久越香。